世象杂谈

传统年味与现代意识

陈保平

癸巳年前，京津沪等十几个大城市严重雾霾，着实给国人上了一课。在问责“三高企业”、汽油品质的同时，人们也开始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今年春节，燃放烟花爆竹的数量明显减少，就是一个明证。

爆竹声中迎新，固然是中国传统。但传统也有优与不优之分。前些年，一些地方出于城市安全考虑，曾想禁止燃放鞭炮，但遭到民间强烈反弹：“不放鞭炮，还有什么年味？”结果，出于尊重传统，尊重民意，禁放令只能束之高阁。

那个时候，还没PM2.5的概念，即使每年因鞭炮引发的火灾、爆炸、肢体伤害等事故常有所闻，但比起大多数国人的其乐融融毕竟是个案，这大概是我们权衡利弊，保留这一传统的原因吧。现在，AQ空气检测知识开始普及，我们知道，燃放烟花爆竹就等于在空气中放毒。城市肺癌发病率急增，也已见诸报端。如果说，鞭炮的安全问题，只要小心还可以避免，那么，造成空气污染的后果则是我们无法避免的。或许这就是一部分人选择不放或少放鞭炮的原因。应该说，他们是率先以现代意识向传统告别，舍弃了个人“年味”的快乐。但在大多数人还坚持传统年味的时候，他们还不能享受空气清洁的结果，这种“舍弃”和“获得”不对等的理性选择确实值得尊敬。

由此又会想到，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年龄、文化程度、收入状况如何？为什么他们比其他人更有自觉意识？社会学家真可以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过去学哲学总说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过来对存在起作用。雾霾的存在让更多人增强了环保意识，但这种意识面对传统的“年味”，为什么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选择？在什么条件下意识可以化为改变存在的行动？若学者有所论证，有所发现，想必对社会文明的推进不止于放鞭炮一事。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七宝中学的同学首先在《新民晚报》上发出倡议：春节不放鞭炮。孩子们对环保理想的追求，相信还是影响了许多同龄人，他们跨越了父辈们传统“年味”的门槛，以一种新的姿态迎接新年。中国春节的传统一定会长久绵延下去，但如何以更加科学，更加人性的方式继承和丰富传统，则需要全社会共同来考虑。或许这也是检验“好传统”和“不太好”传统的标准吧？

爆竹文化的“年味”用什么来取代，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酝酿，应该让那些既懂传统价值又有现代意识的年轻人来参与设计、谋划，“总把新桃换旧符”。

纸博

遗风

张欣

干家姐妹花还年轻，有些事情搞不清状况情有可原，但是干母录节目的时候粗言秽语，站起来跟观众对骂，不禁让人想到“文革”遗风，一派红卫兵的气概。联想到这之前的幼师“虐童案”，老师扇学生耳光的“体罚案”，虽说都是极个别现象，仍旧让人十分担心。为何我们身上的戾气不减当年？

还有让人想不通的，那就是干露露的示范效应，令有些女孩子也像她那样不问青红皂白的大露特露，横冲直撞。此外，无论是虐童的幼师还是打人的老师，总有人说她们是多么委屈和多么敬业，竟然还有糊涂的家长说自己的孩子被扇耳光是应该的。

这种混乱的思维方式和无序的状况给我们呈现的是，所有的事件纠结在一块，没有是非，没有道理可讲，更没有什么办法改变。只有接受或不接受这些都已经发生了的现象。说到“文革”遗风，也只有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同样的混乱和无序达到了极致。工农大众当老师，有一位老师一边打毛衣一边给学生讲毛主席诗词，说“谈笑凯歌还。”是毛主席说说笑笑回北京了。这样的例子很多，慢慢也被人们遗忘了。或许我们的潜意识里，也有不堪回首的难堪。

然而，所有的历史都是有延续性的，曾经发生过的那些无理性的行为也有着不容低估的腐蚀作用，现在我们终于看到这种核辐射一般的影响，仅仅是变换了一种方式发生。

我们今天怎么做父母？我们今天怎么做老师？也是希望工程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如果说盖学校的确不容易，那么如何引领孩子们走上一条正确的成长之路，更是关系到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与复兴。如今的这个社会，我们关心的是分数，是机会，是金钱，是瞬间的辉煌，那么我们的孩子也会粗鄙化，低俗化，充满暴力倾向，或者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是非观念，道德品行是我们立命安身的最基本的要求，经历过“文革”这样惨痛的教训，我们犹应警惕其中的不良遗风。

步伐

黄惠子

遇上这样的大好晴天，特别在冬季，听到有人用力拍打晒在太阳里的棉被，心生温暖。昨天刚下过雨，空气很干净地冷着，风从树梢掠过的声响，脉络分明清朗。一年四季，气候更迭一如往常，人们变换着身上衣物，沿一条路看它上面阴晴雨雪，盛夏寒冬，或者中途转了弯，另一条路步伐照旧。

一朝一夕，一步迈向下一步的距离是如此微不足道。此刻冬日暖阳，你并不觉得它与之前之后有所不同。许久才发现，每一日都拾起了那么一些，丢掉了那么一些。说亦说不清，只知道随遇而安便顺应生长。步伐总要继续，而今天就是今天。

八路军是谁第一个抓获日本鬼子俘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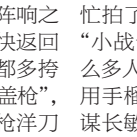
万伯翱

大家都知道1937年威名远扬的我八路军115师，在山西东北部平型关伏击战中，我军军号劲吹，战士个个如天兵天将降临，几乎全歼了伏击圈内的日本板垣师团运输大队1000多人，成为战胜日本法西斯的经典战役。给了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有力重击，从此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当然当时的战斗还是相当激烈，遭到突袭的日军回过神来，逐渐恢复了凶悍的战斗作风，利用手中精良武器拼命顽抗。当时我军会日语的很少，“缴枪不杀，八路优待俘虏”当场能用日语喊出的极少，就是能勉强喊出，也因为发音不准，鬼子也难听懂，就是听懂，顽固不化的鬼子们“杀身成仁”忠于天皇的“武士道精神”也使这些亡命之徒不肯投降，而且还妄想组织突围逃循。被我军机枪、步枪、手榴弹压制在“老爷庙”至“小寨村”的峡谷之中，这股日军最终被我八路军全歼，当时赶来增援的日军也被林彪、聂荣臻指挥的我八路军成功阻击。平型关大捷后不久，林彪又和115师343旅参谋长陈士渠，在山西昔阳县西广阳地区指挥歼灭了进入我伏击圈的日军，再次打了个漂亮的闪电伏击战。

时间离平型关大捷不过两个月，当时已进入深秋时分，山西山区呈现着斑驳的红黄紫色彩，霜后的柿子、山楂果、大红枣等果实都已成熟发出诱人色香。陈士渠指挥的我八路军官兵从夜半冷瑟的秋风到凌晨曙光中，又耐心等到了热乎乎的大红太阳照热全身。一直苦等到下午3时，摇头晃脑的鬼子部队的钢盔、刺刀、望远镜才在阳光下不断闪烁着耀眼的亮光。根据平型关大捷经验，以静制动放过其精锐二十师团主力部队后，陈士渠和686团以李天佑为团长的指挥官们果断鸣枪吹号对缓缓大摇大摆进入伏击圈的后续辎重部队发起了突然猛烈攻击。刹那间我686团官兵从山路两侧高山上不断甩掷出成排的手榴弹，机枪、步枪、驳壳枪也同时发出了怒吼。手榴弹在谷底爆炸着，震天动地，地动山摇。炸伤的鬼子则鬼哭狼嚎乱吼乱叫。

陈士渠命令小司号员又吹响了声振军威的嘹亮冲锋号。这些长征过来的老骨干带上新扩充的战士，个个犹如下山猛虎，他们枪枪都上好了寒光闪闪的刺刀，嘴里呼喊着“冲啊！”“杀啊！”，不少官兵是边开枪边冲锋，脚板下越过浅沟深坑。不知是被我军气势如虹吓破了胆，还是这批鬼子“武士道”差了劲，总之抵抗顽强大不如刚刚结束的平型关战场上日本板垣师团运输大队鬼子兵。

随着我军686团官兵冲下来的指挥官陈士渠一直遗憾平型关大捷中最后竟未抓到一个日本侵略军俘虏。他又用望远镜判定前沿是一群逃窜的日本兵，斜阳下慌慌张张如漏网之鱼钻进了百米外的公路对面低洼处的草丛灌木林中去了，他忙把正紧握的德国手枪收起，附耳对他带来的警卫排长下达了命令：“小伙子，我这里不用这么多警卫人员了！在这里一个班足够，你立即带上两个班专门去给我抓几个鬼子俘虏！”



只见警卫排长挥舞着手中快慢机盒子炮，带领两个班十几个最精壮的警卫战士冲出去。陈士渠用望远镜目送他们越过了公路冲进了路边的草丛，有两袋烟的功夫，沟里枪声大作，如同过年的鞭炮。阵响之后不久，这两个班很快返回了，每个人肩上几乎都多挎上了一两支“三八大盖枪”，有的腰间还别上了手枪洋刀什么的，但并没有带回一个俘虏。陈狐疑发问，只见领头的这个小伙子排长一边用军帽擦着黑红脸上的血迹和汗渍，边气呼呼地汇报：“首长，这群王八羔子，太顽固不化，中毒太深了！不得不把他们全灭掉，否则他们会干掉我们呀！”

陈士渠一听又称赞又摇头，看来这回抓俘虏又泡汤了！夜幕已不知不觉低垂下来，激烈战斗已经基本结束了。这次他亲自指挥的686团一共歼灭鬼子500多人，枪炮、骡马、衣物战利品也缴获不少。在亲自向林彪电话汇报后，陈士渠又令团长李天佑将团指挥所向前推进到广阳镇，那里尚不时有零星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传来，镇内仍有残敌负隅顽抗，做困兽斗。这枪声又唤起了陈参谋长内心的欲望，不抓住日本俘虏，绝不罢休！他不顾个人安危，顺着不息的枪声急循过去，几个警卫人员既阻挡不住首长就全部拔出枪，子弹上膛紧跟左右。他们摸黑来到一个土墙小院门口，看到不少战士将小院里三层外三层围住，这时只见两个战士还拔出手榴弹准备往里猛甩！

只见陈参谋长三步并做两步来到门前，小声坚决地对投弹战士喝令：“慢着！”赶上前向小战士们发问：“里面有多少鬼子？”“报告参谋长，好像是刚跑进去一个吧！钻进去后这家伙就一个劲朝我们开枪！”陈士渠把手枪装进腰间枪套后，忙拍了一下大腿又一挥手：“小战士，好啊！那我们这么多人还不抓他个活的？还用手榴弹干啥！”只见陈参谋长敏捷地闪身迈进院门，当时的师侦察科长苏静（后来的开国中将）也拔出手枪紧跟了进去，贴身警卫们也都忙冲到了参谋长、苏静科长前面或左右。

院外的几个战士也已把刺刀上好了。陈士渠领着这班人马都低猫着身腰，趁夜色掩护先后都摸到了此屋窗户下和门两旁。陈参谋长用他刚刚学会的日语大喊：“缴枪不杀，优待日本俘虏！”这时苏静也带领战士们齐学喊这两句“缴枪不杀——”的劝降日语，里面的“武士道”仍又拉枪栓胡乱朝窗外射击了两枪壮壮胆吧。陈士渠又示意大家安静和耐心等待，又尽量用长官加特别温和地口气对屋内敌人连说：“你的明白——明白‘缴枪不杀你！’”只见沉寂了一会，仍不见任何动静，屋里发出了一句颤抖和生硬的中国话：“明白……不杀？”又是一阵沉默，陈参谋长见还无任何动静，忍不住一脚猛踹开薄薄木门，借着月光只见明晃晃的三八大盖刺刀闪着幽光——就在他胸前，陈急忙紧拉鬼子枪身往门外拖甩，众人一声喊叫：“抓活的！”七手八脚地下了他的枪，又把这个活捉的鬼子团团摁住又拉起来，明亮的月光清楚地照在满脸胡子拉喳的鬼子发青的惊恐万状的脸上，陈参谋长趁着月光定睛一扫他的下身，不觉暗自发笑，日本兵下半身卡在一个桶似的白腊条所编的装谷穗豆类的高筐内，不得脱身，看来他自己已奋身挣扎，折腾了好一阵子，还是被紧紧卡在了筐中。只见紧张和惊恐的鬼子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已把军装湿透了，此时面对一屋荷枪实弹的中国官兵，他惊吓得浑身发抖，汗、涕满面。陈士渠参谋长命令战士把鬼子从筐里搞出来。陈士渠参谋长亲手活捉鬼子兵的事迹，传遍了全镇也迅速传遍了全军。以后活捉的日本俘虏也就越来越多了，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之一野坂参三抗日战争中也到过延安，他提出以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队、结束侵华战争、建立人民政府为日本共产党当前的任务，号召建立广泛的人民统一战线。鉴于日本国内的反战、日本士兵自发投降的增加、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不断团结和扩大，作为具体的组织活动，野坂认为进行广泛的政治斗争的条件正在成熟，于1944年2月指导各地把日本士兵俘虏组织的反战同盟发展成立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陈士渠这位共和国的开国上将，1927年的老党员，曾任八路军115师参谋长，新四军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参谋长。这位参加过井冈山和五次反“围剿”斗争的钢铁战士，建国后历任南京警备司令，中央军委工程兵司令兼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为“两弹一星”发射基地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活捉鬼子小兵只是他传奇人生一个小小故事而已。

梅花 （现代水墨） 王俊宇潇

猫脚集

郁土

古人云“闻鸡起舞”，故有《鸡窗集》。居城市公寓楼，罕闻鸡鸣，好在手机可定时当闹钟用，且铃声中有“鸡鸣”声，遂设此焉，以假充真。定时于早晨六时。然所畜一猫，类虎而小者也，号“王老虎”，每每于五时许自楼顶云游而归，径至卧室，咬我脚趾，催我起床。反复再三，睡意渐去，不待“鸡鸣”，人已全醒矣。“老虎”之咬脚而起，比起闻“鸡”起舞来，则更早更直接矣，故以此命吾集也。

再人们常以“三脚猫”寓功夫之浅薄者。我集内之文字，大约也是此类货色，所以名《猫脚集》者，此为自序。

那些遥远而温暖的记忆

忻之湄

清早排队凭票等到一只冰冻鸭，在前弄堂的食品店前排一小时队买到最后一份酒酿，乡下的亲戚送来一条大青鱼，所有现代人不屑一顾的事情，在那些物质匮乏的岁月里可以让一家老小笑逐颜开。快乐，在缺吃少穿的日子里，原来可以是如此简单。

期末考试在家复习的那几天，过年的氛围已经渐渐浓起来。经常被外婆指派到马路对面的粮食店门口排队，等着买凭票供应的年糕。年糕，是一年只供应这么一次的稀罕物。经常会扑空，排队能买到就可以非常地欢欣鼓舞。买回来的年糕要一条条掰开，一部分浸在水中，防止干裂，大年夜一盘黄芽菜冬笋肉丝炒年糕是压轴的至尊美味。很会过日子的外婆还会将一部分年糕切片、晒干。年后，弄堂里来了爆炒米花的，就去爆年糕片。

厨房里有一只家传的石磨，平常搁在桌子底下，备受冷落。过年前的一两个星期，它就成了最受宠的用具。老邻居们纷纷来预约时间磨糯米粉。做猪油汤团、酒酿圆子用的糯米粉是市场上买不到的，都是各家各户的手工制品。粉质细腻与否，要看各家主妇的水平了。糯米需事先浸几天，泡软。一勺糯米一勺水，一手加料一手推磨，石磨的转盘下套着干净的米袋，磨好的糯米粉流入米袋。常常去厨房看不同人家的女子来磨糯米粉，有的女人磨得又快又好姿态优美，成品细腻，有的性子急力气大，磨出来的粉用手一摸还摸得到碎碎的米粒，那是水加得太少，磨的转数不够。糯米粉吊在米袋里，下面放一个接水的面盆，一两天后，水滴干了。需要的话，就可以拿一团出来包汤团做圆子。每年的第一碗汤团都会郑重其事地在大年初一清早隆重登场。

那些日子里大人们总在担心买不到各式各样的吃食，母亲负责猪油汤团。宁波人家，猪油馅心是要自己做的，母亲的心只有在买到了那块猪油之后才能落定。有一年，大年夜前三天外婆还没有买到做白斩鸡用的线鸡（阉鸡）。起先几次，她不是嫌贵就是嫌鸡的品质不好，一拖拖到小年夜。外婆急得简直要双脚跳。那天一早，弄堂里有乡下人来吆喝卖鸡。外婆花很多钱买了一只鸡。有了这只货真价实的线鸡，外婆的心里踏实了。那只极贵的鸡，成为外婆魄力、豪气和福气的象征。毕竟不是每一个老太太都能花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去买一只鸡的。除夕前的一个星期，晚饭过后，女人们开始忙着炒花生炒瓜子，热气腾腾叽叽喳喳，把孩提的我弄得心里痒痒的，一心期待快点长大可以加入她们的行列。

随着老人的离去，物质的丰富，年味一年年淡去。石磨已经被弃多年，食品店里有各种炒货，爱什么时候买就什么时候买，年糕一年四季都有供应。有几年举家出游，根本就不办什么年货了。对吃的淡漠，也淡漠了我们对过年的向往。盛满了童年记忆的老弄堂在去年成为一片绿地，老房子矗立之处种了一株新生的小树苗。那些热热闹闹为吃奔忙的日子并未因此消失，反而越发清晰，成为内心深处永远温馨的记忆。

十日谈

办年货

那时买年货，到处要排队，明请看本栏。